

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经济

中国在中东的风险分析：以海湾地区为例^{*}

范鸿达 洪正

摘 要：极具地缘战略价值的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是中国“大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中东存在政治、经济、贸易、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利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中国获取中东利益时面临外部较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纷争四起、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中国需要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对其认知必须充分，分析必须深入，规避务必得当，以期把预期风险化解到最小，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自己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中国海外利益；中东经济；风险管理；国家利益；海湾地区

作者简介：范鸿达，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洪正，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16005）。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4-0003-09

中图分类号：D815.9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09JJD810010）资助。

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种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在诸多利益的实现过程中，中国在这里也面临着或显性或隐性的种种风险。风险通常指的是“不确定性”，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1]16}从经济学角度看，几乎所有行业中的交易和个人都难免面临风险，它在创造某些机遇的过程中带来某些问题。在涉及“损失”的可能性时，风险尤其需要注意。如果相关“损失”是既定的，我们可以提前做出计划，把它当作一项明确、已知的“费用”；在相关“损失”不能既定时，风险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2]3}当对风险的认知和把握主体是“国家”时，风险分析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在此，风险是指在未来某个时期国家对外行为遇到损害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判断和认知。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无政府状态”。风险分析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远比前者更具复杂性、变动性和全局性，突破了风险在“经济补偿”上的可计算性。

风险常和利益相关。关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和风险分析，目前国内已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①总体看来，国内相关文献多数着力于分析中国在中东的利益，相关风险分析要么在相关利益研究

^① 主要成果有下列论文和著作：钱学文的《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李红杰的《论冷战后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主要利益变化》和《中国—中东：全球格局下的利益相关》；王建的《中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钱学文等著的《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杨中强著的《当代中国石油安全研究》；丁建伟等著的《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綦长卿等著的《中国现代化下西部开发与国家安全》；高祖贵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荷兰主编的《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许利平主编的《亚洲极端势力》等。

过程中略涉一、二，要么在国家安全大框架下附带论及，这显然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获取不相称。基于此等研究现状，本文着重研究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一些规避风险的建议，以期为更好实现国家利益学理分析。

一、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

风险往往产生于对利益的追求。无论是从国际发展战略上，还是从与中东国家交往的现实需要上来看，中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份额也有逐步加大倾向。2004年1月30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阿盟总部，就中阿合作提出四项原则：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上述原则是中国在中东利益的高度概括。具体而言，中国对中东利益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政治的合作与支持、经济的获益、能源的获取、安全的保障、文化价值的拓展。

1. 政治的合作与支持。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民族复兴的需要，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东国家将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的政治依托。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改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中国和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意义上的努力与合作。中东是中国在新时期巩固和扩大国际政治活动空间的重要场所和倚重力量。

2. 经济的获益。受长期动荡局势和近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严重影响，中东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步伐滞后。为此，许多中东国家相继出台了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和法规，为中国资本注入中东地区相关领域（如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诱因，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尽管相比欧美市场，中国在中东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绝对额仍然不高，但中东作为中国新兴国际市场的特性开始展现。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形势下，一面是欧美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一面是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特性仍然强烈，中东新兴市场无疑有利于中国国际地区市场的多元化。

3. 能源的获取。从油气的空间分布看，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至今依然高居全球首位，分别占全球总量的61.5%和40.5%。^[3]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据估计，中国在“十一五”期末，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到50.12%和14.42%。^[3]在石油进口上，据中国海关2009年1月份统计，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国家分别是中国第一、第三大进口国。从资源可获量看，中东的油气资源将是中国未来数十年内不得不倚重的获取目标，因此，“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的实质也是一个中东石油问题。”^[4]

4. 安全的保障。从地缘战略上看，中东与中国西部边疆毗邻，而后者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其重要性在国内进一步强化。“中东、海湾地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也是中国西部边疆的战略延伸和保障中国西部边陲安全的重要缓冲区。”^{[5]305}具体来看，中国仍然面临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这些势力与中东地区宗教文化关系密切，并呈现基地化、国家化和现代化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中国在西部边疆的政治、军事安全利益，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6]59-75}

5. 文化价值的拓展。虽然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不同，但双方都主张文明多样化和各种文明间的兼容并蓄。中国与中东的文化交流活跃，如双方签署文化、教

育、卫生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互派文化代表团；举办文化活动；开办新闻合作；进行宗教和人才交流；创办研究机构；实施语言教育交流和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等。加强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提升双方的友好关系，还将为缓解国际争端、建设和谐世界起到示范作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利益，归根结底是提倡什么价值观的问题。^{[7]11} 双方间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最终有利于促进中国“软实力”建设历程，这也是正在步入大国行列的中国所必须面对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鉴于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在中东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以及能源等各方面的突出位置，再考虑到海湾地区冲突频发的这一实现，就不难理解，海湾地区在中国中东利益获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二、中国在追求中东利益时面临的外部挑战

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也存在“双赢”或“共赢”的状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己方利益的获取也常伴随着他方利益的丧失，因此，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遇到他方的挑战或者阻挠也在所难免。另外，在影响自己海外利益获取问题上，利益区本地的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具体到中国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利益实现，从外部讲，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和中东内部的双重挑战。

1. 来自美国等其他大国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意识”得到进一步增长。通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大大强化了其对中东影响力，战略重心表现出“东移”倾向，压缩了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空间，这一情形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美国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判断不谋而合。^{[8]416-421} “作为当代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把维持其霸权不受挑战作为其根本的战略目标。无论是美国的强硬派或温和派，都不会容忍出现另一个超级大国动摇其霸权的前景。”^[9] 因此，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在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时无法回避来自美国的牵制和挑战。“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鲁，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动是道德、正确的，而其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8]34} 在此情势下，尽管迄今为止美国主导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还不算太平，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已经使其他大国难以企及，美国在中东的强力存在是中国实现在本地区利益的最重要障碍之一。

除美国外，中国在实现自己的中东利益时还要面对来自俄、欧、日、印等大国或组织的挑战。国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能源的掌控和便利获取；而对世界性大国或者有志于发展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而言，尽快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或者是国际声望就成为它们的必然选择。而且，在国家追求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同时，一方面是集思广益地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则是处心积虑地遏制竞争对手。中东既是世界能源的重要供应地，又是冲突频发的混乱场，它自然就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竞技场”。这样，中国在追求自己的中东利益时，不仅要面对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压制，而且还要面对俄、欧、日、印等国的竞争，挑战在所难免。

2. 来自中东内部的挑战

谈及中国在中东利益的获取，中东的内部状况自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首先，中东的政治形态比较复杂。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多样，君主立宪或者君主专制、总统制、共和制等一应俱全。在政党制度上，以色列、塞浦路斯和黎巴嫩建国或独立伊始即为多党制，其他中东国家实际上都是一党制或无党制。在政教关系上，“即使是在政教分离比较彻底的土耳其和已经建

立现代议会民主制度的以色列，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分别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10]29}此外，中东多个国家也面临较为突出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总体而言，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还很不稳定，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较低，政教关系复杂。

其次，中东国家间矛盾错综复杂，本地区局势的发展仍不容乐观。一方面，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上的主动性日益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强硬立场，中东伊斯兰国家因而感受到较大的生存和安全压力；另一方面，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势力得以坐大，形成了西起黎巴嫩、中跨伊拉克、东至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朗开始发挥其中东地缘政治优势，并积极谋求“核力量”，其中东大国地位呈现上升趋势。未来的巴以冲突有可能引发伊以冲突。此外，基于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和中东大国地位的争夺，埃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中东国家之间也不乏竞争，这也为给中东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在中东内部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的挑战方面，我们尤其要注意来自海湾地区的挑战。如伊拉克至今仍未平静下来；伊朗核危机警报也还尚未解除；沙特等国的政治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社会和涉及宗教的问题还比较常见，这些都是我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需考虑到的潜在挑战。

三、中国在中东的风险评估

在面对外部挑战的情况下，要追求自己的中东利益，就必须设立一些风险指标，对中国在中东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风险指标是指采用某种计量单位来测算将要做的事情的风险程度。在保险、金融等领域内，风险指标的选取偏向“经济补偿”上的可计算性，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和风险意识的加深，那种单一指标分析法亦不能继续适用。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指标即使不缺乏“经济补偿”上的可计算性，其选取也理应是多重或综合性的。因此，对应于构成国家利益的几大内容，在选取中国在中东的风险指标上，将包括政治、经贸、安全和文化效用等主要指标。显然，这些指标很难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衡量，但通过对各项指标所包涵的关键内容或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对中国目前在中东所面临的风险状况进行较好理解。

1. 政治效用评估

如前所述，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诉求是获取中东国家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面的支持。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等外部国家存在竞争关系。美国攫取中东战略优势的方式与进程，尤其是借助“9·11”恐怖袭击事件，先后对阿富汗、伊拉克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入侵行动，客观上强化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及其西方阵营普遍仇恨的情绪。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美国依然坚持偏向以色列的基本立场，一直成为广大阿拉伯国家对美不满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深层上看，多数中东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宗教文化上存在较大差距并有相互排斥的现实趋势。相比之下，中国与中东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史，在当前共同具有反对国际霸权主义、谋求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的需求。中国在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的过程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守平等、公正的政治立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赢得了中东国家的高度评价。广大中东国家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支持，并在中国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时给予同情、支持和帮助。近来，双方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议会、政党以及民间组织的互访、沟通、接触和联系均取得积极发展。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特别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与中东国家间的政治利益存在很大互补性和一致性，具有相互借重、相互支持的发展特点。目前，

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顺应了彼此需求，增强了双方满意度。虽然政治效用指标显示，中国目前在中东存在的政治风险偏小，不过仍还是要注意在敏感事件上中东部分国家政治势力的态度立场，如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少数中东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的负面对华态度则有损于各自的利益。

2. 经贸效用评估

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份额增长明显加快（参见表1）。据商务部西亚非洲司统计，2008年中国与沙特、阿联酋等中东13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1105.88亿美元，同比增长55.1%，提前两年实现中阿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到2010年使中阿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预期目标。其中，出口贸易额602.55亿美元，同比增长74.4%；进口贸易额503.33亿美元，同比增长37.0%。2009年，中阿贸易量又增至1328亿美元。^[11]

表1：1999~2005年中国中东双边贸易在各自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变化（%）^[12]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在本地区占比	2.49	3.79	3.93	4.44	4.65	4.89	5.01
在中国占比	2.25	3.41	3.2	3.07	3.22	4.18	4.82

在2008年1~10月份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中东在中国世界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上升0.4%，仅次于拉美、非洲地区；在中国世界进口市场中占比上升2.3%，位居第一（见表2）。

表2：2008年1~10月中国进出口市场分布（洲别、地区）^①

2008年中国出口市场分布（洲别、地区） 金额单位：亿美元					2008年中国进口来源地分布（洲别、地区） 金额单位：亿美元				
洲别、地区	1-10月	同比增长%	占比%	占比变化	洲别、地区	1-10月	同比%	占比%	占比变化
总值	12,023.30	21.9	100	0	总值	9,863.40	27.6	100	0
亚洲	5,582.20	22	46.4	0.1	亚洲	6,149.50	22.4	62.3	-2.6
东盟	964	27.7	8	0.4	东盟	1,026.80	16.4	10.4	-1
中东	637.2	30.8	5.3	0.4	中东	732.7	84.2	7.4	2.3
海湾六国	321	41.6	2.7	0.4	海湾六国	472.4	94.2	4.8	1.6
欧洲	2,882.90	23.7	24	0.3	欧洲	1,435.80	27.6	14.6	0
欧盟	2,466.90	24.5	20.5	0.4	欧盟	1,126.70	26.2	11.4	-0.1
欧元区	1,827.10	24.1	15.2	0.3	欧元区	934.4	25	9.5	-0.2
北美	2,308.80	11.4	19.2	-1.8	北美	796	21.2	8.1	-0.5
拉美	611.3	47.6	5.1	0.9	拉美	629.8	54.2	6.4	1.1
大洋洲	216	28.4	1.8	0.1	大洋洲	346.9	51.9	3.5	0.6
非洲	422.1	40.4	3.5	0.5	非洲	504.9	75.6	5.1	1.4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如果单从双边贸易的增幅上看,显然中国在中东的经贸利益发展还是比较快。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随着在中东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加大,不可避免的,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里的贸易竞争有上升之势。特别是在石油获取问题上,中国遇到的外部竞争和挑战不容小视。中国在2004年超过日本的石油进口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13]鉴于油气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暂时难以替代性,油气资源将会被各大国继续纳入“经济战略”的考虑当中。简而言之,当前中国在中东的经济效用指标略低于政治效用指标,在贸易总体特别是投资额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 安全效用评估

中东紧张的局势不利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从核扩散问题上来看,继以色列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后,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也曾热衷于核武器的研发,目前伊朗又深陷“核危机”之中。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尽管我们难以怀疑其他国家具有和平利用核能的良好意愿,但对于已经隶属于“核俱乐部”的中国而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核国家数目的增多显然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相左。

再者,在应对诸如“伊朗核危机”、“达尔富尔”等中东问题上,中国有时不得不面临着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一般利益和核心利益的艰难取舍。因为中国自身还存在一些内部难题,比如“台独”、“疆独”和“藏独”等问题,而且它们均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在某些场景下,中国在处理大国利益交织的中东问题时,就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国家整体和核心利益。这样一来,在中国与中东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中东爆发的危机越多,中国需要面对的利益抉择就越频繁,而且还不得不兼顾整体和局部、核心和一般利益,不可避免会对中国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

就区域而言,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与中东的联系最为密切。时至今日,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边界日益模糊,少数穆斯林也被极端势力所蒙蔽与利用,从而衍生出一些危机性事件。“宗教与恐怖主义的这种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恐怖组织或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巨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和思想动员作用,为恐怖主义服务,而非单纯的、简单的宗教信仰。”^[14]中国已经成为与中东素有渊源的“三股势力”的受害者,在西部特别是新疆尤其如此,2009年给中国造成重大安全冲击的乌鲁木齐“7·5”事件即是一个明证。目前“三股势力”在中东的源头仍然存在,打击“三股势力”自然成为中国—中东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目前看来,中东的“核扩散”仍未停息,各种危机性事件也接踵而至,“三股势力”对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威胁还未解除。因此,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在中东所取得的效用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4. 文化效用评估

中国历来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外政策中强调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中东属于中国大周边地区,也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重要场所之一。从历史上看,“中国和阿拉伯长期友好往来,文化关系密切。中阿人民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使各自的文化得到了补充和发展。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影响到欧洲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15]¹⁵⁸中国传承的儒家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能够相互借鉴、相并相存。两地文化间多层次、多方式的交流,也长期得到双方政府的赞同与推进。相对于西方有所展现的“文化霸权主义”,中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对话更具平等性和融合性,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得到广大中东国家的赞同。从“软实力”角度考虑,中国要在中东取得较大的文化利益仍将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在以上各项指标中,它们各自所包涵的关键内容或相关影响因素既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实力

相关，也与中东外部其他相关势力在中东介入的程度、力度和方式有关。换言之，国家间“零和博弈”特征在中东明显存在，而以上各项风险指标目前所呈现出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实力与和中东外部其他各国力量在中东复杂博弈的结果。

四、中国在中东的风险规避

认知风险，是为了更有效地去规避风险，以求让可能发生的“损失”降到最低点。秉持一种较好的风险规避理念，实施一些较为完善的规避措施，必然会促使一个国家在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为踏实、稳健。当前，中国在中东既要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掣肘，又要考虑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中东的需求，还要顾及中东内部国家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因素。显然，诸如此类的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完全克服，更谈不上自然退却。中国必须做好长期应对中东风险的准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化与中东的双边关系

中国要追求在中东的利益，首当其冲就是要加强与中东各国的关系，这也是化解或者减少中国在中东风险的首要着眼点。在强化双边关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四个方面：一是增强政治上的互尊互信，谋求政治合作新领域；二是加大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开创经贸往来新纪录；三是注重安全上的沟通合作，寻求安全保障新举措；四是推动文化上的互鉴互融，拓展文化交流新内涵。

在深化双边关系时，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和投资合作。在能源领域，中国仍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东油气大国的重要需求国。在投资领域，据德国银行公布的一份统计数字显示，到 2007 年底，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拥有的海外净资产达到 10224 亿美元。^[16]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资金的缺口还比较大，如果政策得当、措施得力，中国很有希望获得来自海湾地区的可观投资。

2. 力促中东和平

长期以来，中东动荡不安，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深重灾难，生活在其中的中东人民更是苦不堪言。总体而言，动荡的中东显然不利于中国在本地区获取利益。因此，中国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有利于中东和平局面的早日出现，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当然也有利于中国在中东利益的获取。事实上，与美国等西方霸权国家相比，中国更容易取得中东各方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信任，也许可以成为注入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一股新鲜血液。如果在中东走向和平的进程中刻上中国的痕迹，这必然会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拓展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当然也会使中国规避一些潜在的风险。

3. 谨慎协调与美国在中东的关系

中国在中东获取利益时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的挑战。有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伊斯兰世界相向而行，迎头齐进，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竞争态势，或者说两国的态势具有明确的竞争性，相互之间存在发生冲撞的可能性。”^{[17]382}这种观点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中美关系一旦交恶，美国目前在中东的主导优势就能迅速转变为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在目前中国实力还远不如美国的情况下，如果美国没有对中国核心利益，诸如西部边疆安全和能源运输安全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中国无法默认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主导。当然，中国也可以借助欧洲、俄罗斯的力量来制衡美国的压力，毕竟欧盟、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东也存在着诸多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分歧。简言之，在当前美国独大的情况下，中国务必努力寻求和俄罗斯、欧盟的利益共同点，使美国在面对中国时也心存顾忌，使其认识到遏制中国所需高昂的战略成本，中国从而达到风险规避的战略目的。

4. 致力于建设国际新秩序

随着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深层融入，中国将会愈发感受到那些已经“嵌入”现有国际旧秩序并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束缚的因素，谋求改善国际旧秩序也就必然会成为中国的内在要求。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等其他大国和大国集团同美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旧秩序中霸权、强权诉求也显然难以保持一致，并开始就谋求国家新秩序提出各自的主张。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致力于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发展道路上，提出的主张和采取的行动将更能够代表包括中东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显然可以获得来自中东的更多信任，因而可以增进自己在中东获取利益。

五、结语

利益生成、调整与深化的过程，也是风险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过程。谋求利益而轻视风险，其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风险。对国家而言，风险愈低对其发展和壮大就愈加有利。换句话说，在低风险的环境和条件下，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国家实力的增进将会更快速和便捷。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远不同于个人，不存在任何“第三方”能够对一个国家的利益减损起到承担赔付或补偿的作用。在纷争四起、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中国尤其需要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对其认知必须充分，分析必须深入，规避务必得当，以期预期风险化解到最小，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中东稳步深入，最终在中东实现最大的利益份额。

目前中国正处于实力上升时期，“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占世界 GDP 总量比重将达到 22%，高于美国所占比重(20%)，中国的人均 GDP 水平相当于美国的 1/4，属于中等发达国家。”^{[18]39}有学者在比较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后认为，除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外，中国已经在“多强”国家层次中位居首位。^[19]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条件，都在促使中国在中东事务、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显示影响力。

但从当前形势来看，中国在中东地区在短期内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从国际关系角度评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限，解决国际冲突的外交技巧和战略威慑力还比较短缺，中国人承担的国际义务与领导责任都无法与西方主要大国抗衡，基本上只能算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一个后来者或说比较被动的角色。^{[20]17}在中东事务中，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在中东取得了比以往更深的介入，“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等系列问题的背后是其中东“霸主”地位的进一步彰显。目前美国在中东的“单边行动”陷入某些困境，“转而寻求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支持，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变化，只是美国要其他国家分摊责任和负担，但没有改变美国垄断决策的立场。”^{[21]21}在中美实力对比中，仍然存在“层次”上的差距，中国目前的实力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优势，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另一个现实是，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性的负面影响仍未完全显现，短期内难以克服。中国也深受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中国近期需要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民生和国内经济调整等方面。最后，在外交大局中，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地位有所上升，但相对于东亚、北美与欧洲地区仍然居于次要位置，短期内难以发生改变。^{[22]111-114}

综上所述，尽管中东已经从“中国周边战略沿伸”升级为“中国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但“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努力才可以达到”^[23]。从风险角度来看，中国在中东地区短期内的“冒进”，将会面临过高风险，也是极其不现实的。中国作为正在崛起过程中的新兴国家之一，更

好的选择是把深层介入中东的“时间区间”设置在未来一段时期，比如二三十年，走“长线投资”的准备，不可急功近利，而且为了自己的长远、整体利益不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把自己陷得太深。

[参考文献]

- [1] 杨雪冬,等. 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2] James S. Trieschmann.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3] 赵建安. 世界油气资源格局与中国的战略对策选择[J]. 资源科学, 2008(30).
- [4] 吴磊. 中国的石油安全与中东五大产油国的石油政策[J]. 西亚非洲, 2002(2).
- [5] 唐宝才. 伊拉克战争后动荡的中东[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
- [6] 盖世金. 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军事安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7] 陈佩尧, 夏利平. 国际战略纵横[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
- [8]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9] 黄仁伟. 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J]. 社会科学, 2003(1).
- [10] 陈建民. 当代中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中东贸易和企业发展状况分析[EB/OL]. [2009-11-01]. <http://www.weyes.cn/News/info/1642.htm>.
- [12] 虞卫东. 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经贸合作现状和前景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12).
- [13] Charles E. Ziegler. The Energy Factor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06(11).
- [14] 闫瑾. 民族宗教问题与中东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J]. 教学与研究, 2002(1).
- [15] 江淳, 郭应德. 中阿关系史[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 [16] 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 拥有的海外净资产达到 10224 亿美元[EB/OL]. [2009-11-01]. <http://news.163.com/07/0910>.
- [17]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 [18]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国情与发展[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19] 阎学通, 孙学峰. 中国崛起及其战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0] 李慎明, 王逸舟. 国际形势黄皮书: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200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21] 陈佩尧, 夏立平. 国际战略纵横[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 [22]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 [23] 唐永胜. 中国国际角色分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06(10).

Analysis on China's Risks in the Middle East: A Case of Gulf Region

FAN Hongda & HONG Zheng

Abstract China's diplomac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the Gulf. China has politic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cultural interests in this unstable area. When we seek our interests we often encounter risks. In the Middle East (particullally the Gulf), we face many challenges from not only great powers, but also the regional countries. We have to do our best to analyze what risks we will face possibly, and find out the ways to evade them.

Key Words China's Oversea Interest; Middle East Economy; Risk Management; National Interests; Gulf Region

(责任编辑: 孙德刚)